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JINSHUBAIBU
世界禁书百部

午夜玫瑰

远方出版社

世界禁书文库

午夜玫瑰

〔美〕帕特丽夏·哈根 著
黄荣楠 译

第一章

1819年，夏。

美国弗吉尼亚州，维奇马德城。

当阳光隔窗洒进他的卧室时，哈林·雅格巴德烦躁不安地移动了一下身子。他从被窝里抬起头，用力地摇头以便使自己清醒。他已整整睡了一天，夕阳的余辉落在他的身上，使他上下一片昏黄。他这时才想起身边还躺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

哈林的贴身男仆艾伯拉正在拉开窗帘。当他发现哈林醒来时，便恭敬地站在一旁，抱歉地说：“先生，我不想叫醒您。我知道您起床如果有事时，您会叫我的。可是，瑞达先生在楼下已经等得很着急了。他非得要我来叫醒您，他说，他和您约好了今晚要去一个地方。”

哈林哼了一声，腾地坐起来，双手插进他那浓黑的头发里急促地搔着痒，显得极不耐烦。凯思·瑞达，是和他从小长大的好朋友。二年前，凯思的妻子分娩时死去，孩子也夭折了，留下他一人孤苦伶仃面对生活。他不想一个人出去散心，便请求哈林和他一道去参加一年一度的玫瑰舞会——这是专门为维奇马德城上流社会引见刚刚进入社交界女子而设的舞会。哈林勉强同意了，但心里却不无嘲讽地想，这不是浪费他的时间吗？因为他不需要借此机会找到一个妻子。他的母亲，那个该死的母亲，正时时刻刻地关心着他的儿子。

哈林摆摆手示意让艾伯拉离开。“告诉他我一会就下去。给我准备洗澡水，熨好衣服。再准备一杯浓咖啡和一杯苏格兰

烈性威士忌。”

“是，先生！”艾伯拉答应一声，急忙去办理。

哈林看了看躺在他身边的那个袒胸露乳的女人，她睡得是那么安详平静。她叫科妮莎·波科拉，自从法国回来后，这段时间哈林就是和这个女人厮混在一起，饮酒作乐。如果他母亲知道他竟敢把一个妓女带回家来过夜，她无疑要对科妮莎一顿臭骂。想到这些，哈林不禁抿嘴一笑。感谢上帝！此时，他母亲正和他的未婚妻艾瑞茗·科妮在欧洲度夏。一想到她们，哈林心里隐隐作痛。所以，他有一个摆脱他母亲永不停息的唠叨，过一个短暂逍遥日子的机会，真的感谢上帝。

哈林在科妮莎光洁的屁股上狠狠地拍了一下，科妮莎痛得尖叫一声，从梦中惊醒。她那乌黑柔软浓密的秀发散落于面颊，她抬起头来看着哈林，脸上露出梦般微笑，朦胧中她扭动一下身体开始向他依偎过来。可哈林迅即让开她的双臂，拿起晨衣对她说：“今晚我有一个重要的约会。艾伯拉将送你回城。”

“该死的！”她恨恨地咒骂着。她原以为可以在基斯米山庄和哈林度过一个温馨惬意，让人难以忘怀的周末。在弗吉尼亚州，基斯米山庄被认为是最美丽的种植园和饲马场之一。哈林曾答应她，他们一起去骑马，一起去一个世外桃源的僻静池塘里游泳，去郊外野营。她长这么大，还没有一个男人像他那样对她这么好。“为什么我不能呆在这里，等你回来？”她说，一双纤细的手指从他的后背向下摸去。在她柔情似水地抚摸下，那顿然升起的不可压制的情欲在哈林周身暴涨。“我们还能拥有一个像昨夜那样令人心醉的夜晚。明天，你答应带我一起去骑马的。”

午夜玫瑰

哈林摇了摇头。“我从不向女人许诺任何事情——除非我很高兴。”他眼睛不停地眨着。

“噢，是的。你总是这样。”科妮莎说完便陷入深深地失望之中，她无法使哈林改变主意。哈林·雅格巴德和别的男人不一样，他从不受女性温柔诡计摆布，对任何事情他总是那么警觉、狐疑，而又一幅不以为然的样子。

科妮莎无可奈何急急忙忙地穿好衣服，与哈林吻别。这时，艾伯拉走进房间，按哈林的吩咐，他要从后门送她离开。哈林这样做是不想让凯思知道他留宿女人。

一帮家仆正抬着一桶桶热水匆忙地为他加满浴缸。每天起床，哈林总喜欢洗个热水澡，就像他欢喜艾伯拉毫不犹豫地为他递上一杯烈性苏格兰威士忌一样。他倾身倚躺在浴缸里，任思绪漫游到过去的时光。

在和英国作战前，哈林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毅然地跑去参军，为的是从他母亲那喋喋不休的唠叨中挣脱出来。他父母之间的关系极不融洽，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他母亲是一个极少见的凶悍泼妇，方使他父亲的生活如此凄凉。美英战争的第二年，即1812年，父亲突发心脏病猝然去世，哈林听到这个悲惨的消息，火速回家。父亲葬礼完毕后，又立刻返回部队，因为他明白只有战争才能医治他心灵的创伤。

战争结束时，哈林乘船离开英格兰，来到法国，他不急于回故乡。在巴黎，他结识了丝密，这位他命中注定要认识的女人，曾使他对婚姻怀有一种美好的信念。他们是在法国曼特玛特树枝低垂的大街的卡巴莱酒吧里结识的。就在这家酒吧，丝密用她那有些沙哑但不失圆润柔和的声音唱着情歌，并向他眉目传情。那扰人心旌的歌声，使他坐立不安。于是，他一而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再，再而三地光顾卡巴莱酒店，他送玫瑰花给她，邀请她去吃饭。于是，激动人心的罗曼史就这样开始了。

丝密告诉他，她不想结婚，因为她从不相信爱情，仿佛她对爱情已是完完全全的醒悟。

哈林向她发誓，他能使她痛苦的过去一去不复返，代之以一个恰似雨后放晴、苍穹飞虹般美好的未来。

后来，她陪他上床，让他享尽只有在春梦中才能领略得到的女人风情。她对哈林的感情变化无常，飘忽不定，时而狂热，时而冷漠，使得哈林完完全全地拜倒在她石榴裙下。哈林深深坠入人情网，于是，他请求丝密和他结婚，然后一起回美国，在基斯米山庄她会被当作女王一样对待。基斯米山庄就是她的王国，由她来掌管。

当丝密接受了他的请求时，哈林高兴得不知该如何是好。而对她的突然转变，他真有点受宠若惊而不敢相信。丝密提醒哈林，她只是一个贫穷潦倒的酒吧歌女，她负担不起那些华丽的衣装，也不堪忍受作为他的妻子非常寒碜地周游美国，拜见他的家人和朋友。哈林为了迎合丝密，竟让丝密对他的银行帐户使用享受足够的权利。他想，毕竟这一切，不久的将来也是她的。

直到有一天，银行通告他，他的帐户已透支。他立刻找到丝密，丝密只一个劲儿地放声痛哭，并承认她花了那笔钱为的是从她丈夫那里买回自由。哈林的直觉告诉他，她正在撒谎，为了爱情，他只能心甘情愿、自欺欺人，便只警告她不容再犯。丝密说她没有告诉哈林她已结婚，只因为怕失去他，她说她丈夫正在坐牢。她丈夫曾发誓：如果她敢离婚，他会想办法越狱，然后亲手杀掉她。

午夜玫瑰

是的，哈林正在傻乎乎地想着什么，心中充满着懊恼。他当时连自己都没想到就糊涂地相信了她，当她告诉哈林离婚文书正在起草时，他还一错再错。她曾向他保证，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一旦她获得自由，就马上和他结婚，前往美国开始他们新的生活。就在哈林再也忍受不了的时候，丝密定下了他们去美国的日子。

哈林预定好他俩的船票，准备离开法国。双方约定在开船前一个小时在码头相会。可那天，哈林在码头等呀、等呀，时间在他焦急地等待中缓慢地流逝。海员们都已启锚，还没看到她赶过来。心急如焚的哈林真想从甲板上冲到岸上去找她。此刻，信使来了。

信使告诉他，丝密不能和他一道去美国。因为她和她丈夫之间的分歧已得到调解，而且她还从劳改局那里获得了夫妇探房的准予。哈林当时简直气极了。旁观者还没来得及拉走他，他已把那信使狠狠地揍倒在地，揍得他承认，他是丝密的侄儿。事实上，丝密跟她曾唱歌的那个酒吧的老板结了婚。对于他们夫妇来说，这已不是第一次骗取那些多情而又轻易上当的傻瓜的钱财了。

整个航程，哈林喝得烂醉，什么事都忘记了。酒醒后，他决心从此以后再不染指女人，而且离她们远远的。丝密教会了他。哈林离开了巴黎，告别了那曾使他神魂颠倒的爱情。后来的哈林每次只是在女人身上发泄以满足性欲，但绝不与其亲密。她们不能给他带来过去的感觉。

从巴黎回到家乡，他把自己锁在密室里，仿佛套上贝壳，以禁锢自己，他母亲十分恼怒他竟出走那么长时间——将近两年，他母亲说，他需要安顿下来，需要掌管基斯米山庄，经营

它，支配它。还需要娶妻养子，以继承显赫的雅格巴德姓氏，哈林可是独子单传。对于母亲的话哈林一点也不关心，而是整天沉溺于醉生梦死的生活。

哈林从巴黎回来六个月后的一天，他母亲直接了当地告诉他，她为他找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妻子——艾瑞茗·科妮——维奇马德城的一个著名律师的女儿。她出身名门，继承和发扬了她祖先的高贵，据说，她还有皇室血统。

艾瑞茗娇小漂亮，那能带给人暇想的金发似瀑布飞下，碧蓝的眼睛像矢车菊一般湛蓝。然而，不久，他发现艾瑞茗是个被娇宠坏了的女孩，一旦达不到她的意愿，她便会怒发冲冠。

她使哈林想到他母亲。

当哈林从浴缸里走出来时，艾伯拉给他递上一块热毛巾。哈林擦干身子，盯着放在床上那件乳白色燕尾服和与之相配的裤子，仿佛在沉思冥想些什么。是的，他应该在他母亲和艾瑞茗回来之前，找到一个合适的女主人。婚礼就定在圣诞节。如果有一个动人心魄、风情万种的女人在等着他，并能维持到这个表面婚姻的蜜月后，那是太好不过的了。可是，这样的女人哪里去找呀？因为他需要的女人不是那种充满无数欲望的肉体和巫婆一般的母老虎，而是那种举止之间透着特殊品味，在与她相处时，除得到性欲满足外，还能给他带来更多欢乐的女人。

凯思正在客厅里等着，玩味着杯中的白兰地。看到哈林走下楼梯，他忙起身迎上去。“艾伯拉告诉我，你睡得太多了，我真的担心，也许是你不想陪我一起去了。”

“不，”哈林迅速接过话说，似乎十分高兴地从仆人手中接过一杯白兰地。“我真的希望你能从那些只会咯咯傻笑，初涉

社交界的女孩中找到一个满意的妻子。”

“有时我很走运。我就是在玫瑰舞会上认识拉宁娜的，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的，她是一个值得珍惜的女人，一个不易发现的人间尤物。相信我，我真心地希望你能再次走运。”“谢谢，你知道，自拉宁娜死后，这可是我第一次在这样盛大场面上露面。”

“凯思，勇敢地面对生活。”哈林的语气似乎充满了一定的哲理，也好像在以此鼓励自己。

凯思正想尽办法从后悔的阴影中走出来，“你可以喝着香槟酒，尽情地轻松，尽情的欢乐，不像我们这些可悲又可笑的可怜虫，你可是已找到自己的新娘了。”

“那是我母亲找的。可不是我找的。”

凯思点点头，从法国回来后，使哈林改变了一切。他曾经是一个豁达开朗、精神振奋的青年，现在，他变得几乎有点颓废、玩世不恭。“艾瑞茗也许不是你的选择，可这又有什么不同呢？有一天你的马车在我面前一晃而过，我瞥见车内坐着一个女人，是那么具有吸引力。”他说着咧嘴一笑。“但是，你最好学会做事不要拖泥带水，绝对不能带她们回家过夜。”

哈林喝掉杯中剩下的白兰地，尽力使自己变得和蔼可亲。“不要因为担心我的爱情生活而浪费时间，否则，许多追求你梦中情人的机会将会溜走，我们走吧？”

凯思点点头，“在你看来这是件丢人的事，而且又浪费你的时间。说不定这次舞会是为你未来的妻子举办的。”

哈林假装在认真听他讲话。“嘿，这是个好主意。你认为我未来的妻子会在那里吗？”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他俩心照不宣的笑了一下，然后朝着凯思早准备好的马车走去。

莱蒂正在梳妆入时的发型，看着镜中莱蒂那忧郁的神情，艾丽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莱蒂变得如此的消沉。当她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她们就在一起玩耍，直到她的继父发现了这件事，并对艾丽提出严肃的忠告，白人的孩子不该和黑人的孩子在一起。虽然这样，她俩还是想方设法在一起嬉戏并分享彼此的秘密。后来，艾丽到了亚特兰大，将近五年后才回来。回来后，她发现一切都变得令人难以接受。莱蒂变得异常陌生、安静、冷漠，好像她们未曾在一起度过那段美好时光。

艾丽平静一下自己的情绪，竭力使自己能尽快平静下来，她用赞美的口吻说：“妈妈说得对，你真有一套梳理发髻的诀窍。莱蒂，它看上去美极了。”她这样说是想唤起莱蒂对过去友谊的回忆。艾丽的脸上露出一缕极其温柔的微笑，“现在，你已长大，变得这么令人欣慰。谁能想到，那时我们竟玩出那些男孩都不玩的游戏？”

莱蒂转过身来，看着映在梳妆台上巨大椭圆形镜子里的艾丽。她不想谈论过去。于是，她把话题叉开，“你将是玫瑰舞会上最为美丽的姑娘。这是你妈妈的苦心。”

艾丽做了鬼脸说：“我不关心这个，我真的不想参加。”

“你不该这样说，”莱蒂用成人的语气说。“你妈妈找来了维奇马德城最为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为你特意订做了这套华美的夜礼服。礼服用精致的黑珍珠编织成网状，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精美的礼服，也没看到别人有。当你步入舞场，您将成为每一个人的焦点。”

“噢，我相信这点，”艾丽显得十分悲凉地说，“但不只是

午夜玫瑰

我的礼服。他们也许为我敢步入一个未被邀请的舞会而震惊。这一切都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如果有地方可逃，我一定溜走。”

“你不该这么想，艾丽小姐。也许你今晚能碰到你未来的丈夫，而且……”

“不要叫我艾丽小姐！”艾丽叫喊道，她似乎再也无法忍受了，语气里明显地透露着哀求，“噢，莱蒂，你怎么啦？你跟以前一点也不一样。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可以说是知心朋友，自从我回来后，我就发现你与以前一点不一样。你知道你不必跟我这样讲究什么客套。”

“人人都在变化，”莱蒂低声咕哝着，尽量想让自己集中精力把发髻做好，可她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她希望艾丽能继续留在亚特兰大，可她不敢这样说。“老爷要知道我不叫你艾丽小姐，他会用鞭子抽打我的。”

“我在你身边，他决不会！我最好不要再听到什么鞭打、臭骂这类的词了。亲爱的上帝，我痛恨奴隶制，它是万恶之源……”

“这不管你的事，我亲爱的。”安依·泰米妮鸭子似的嗓门伴着她像一阵风似地飘进梳妆房。她没有女儿艾丽那般高，却比女儿纤细苗条，穿一身橙黄色丝绸夜礼服。莱蒂正在把那些由白色、淡蓝色精美珍珠镶边的饰带交织于她那高耸的发髻上。“美极了！真的美极了！”安依放下手中的碗赞誉地说，“莱蒂，你就像珠宝一样光彩照人。你竟是这样一个天才。但是，现在，你得离开一下。让我来收拾收拾。你知道我们母女俩还要聊一聊。”她说着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莱蒂点头应诺，恭敬地向她的女主人行完屈膝礼后，急忙退出。里查威先生要求他所有的仆人都得这样做。

当梳妆房只剩下艾丽母女俩时，安依严厉地警告她女儿，“你不应该在仆人面前说那些事情。如果让你继父听到了，谁知将会怎样？”想到可怕的后果，安依的心不由一窒。“有教养的女人，是不会和别人谈论这样的事。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其实你比我更痛恨奴隶制，”艾丽毫不客气地反驳她母亲。“你不称他们为奴隶，像现在这样，你称他们为仆人、佣人。你像我一样嫌恶奴隶制，可是你不敢承认。”

安依很尴尬地逆转话题。“好，好，但是，有些事情不管你喜不喜欢，你不得不接受。现在……”她指着她拿来的一大碗液体说，“这是新鲜的，今天下午我才调好。”

艾丽知道那是什么。从她记事起，她母亲就坚持要她用这种液体擦洗皮肤。这种溶液是由柠檬汁、未成熟的葡萄汁、欧芹还有辣根水调制面成的。她母亲说为了能拥有一个好的肌肤就得使用它。

“等你擦洗完后，我来帮你穿夜礼服。它是那么美丽，不是吗？”安依说着望着放在吊帐里的那件缀满玫瑰花图案的礼服。“现在，让我们来决定你该穿什么胸衣？切妮丝太太说现在大多数女士根本都不穿胸衣，但我觉得不穿胸衣似乎有点过于放荡。我忘了问她，你应该穿什么样的最好……”

“妈妈，你别瞎操心了，”艾丽毫不含糊地打断她母亲的话，向她冲过来，恳求地说，“我们简直像着了魔似的，可你要知道，这场舞会没邀请我，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里查威从没被维奇马德城上流社会所接受，我们也没有。这不是他有多少钱的问题，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怎样得到那笔钱的——靠蒙骗、靠欺诈。”

“不！艾丽。”安依说着毫不客气地坐进她身边的椅子上，

午夜迷魂

女儿的话气得她全身发抖，战栗的双腿已支撑不住了。梳妆房里只有她们母女俩，安依还是侧过身子，靠近女儿，低声地说，“你绝对不能这样说，艾丽。让他听到了，那该怎么办？他要听到你这样说他，他有多伤心。我知道，他不是个优秀的男人，而且，似乎跟优秀还沾不上边。但是，他是我丈夫，是你的继父，你应该尽量和他相处，显得尊敬一些。”

艾丽的心几乎都要跳出来了，她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憎恨与不满。“我不能容忍他。我希望我能继续留在亚特兰大，因为我不想隐瞒我对他的感觉。对不起，妈妈。”

安依的嘴唇不住地颤抖着，她任泪水在眼里翻滚。在去赴约前，她们需要喝一杯葡萄酒来稳定自己的情绪。里查威不去参加舞会，感谢上帝。他说他因为生意没办法只好暂时离开几天，但他很想看到她们穿着华丽服装时的样子。安依不想让他知道她刚哭过。

安依轻轻碰了碰艾丽，乞求的声音直发抖。“我想你该极力和他好好相处，就算是为我。你该回家来，因为这才是你的家。你也该找个丈夫结婚。你不能跟你姑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生活下去，我不想你在那遥远的地方找个男人结婚、安居。”

安依深深地叹了口气，停了停，接着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决意离开这里。我知道你和里查威相处不到一起，但我做梦也想不到事情会弄到如此的地步，你竟然想离开我。”

艾丽不想告诉她母亲事情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糟糕。每当想起往事，憎恶之火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那时，她才12岁，她的继父——那个邪恶的魔鬼就想试图对她图谋不轨。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她母亲，对于她去亚特兰大的理由，她只能用别的话搪塞过去，“我无法忍受他那样对待仆

人，动輒便大声怒吼、责骂。”艾丽说着沮丧地摇摇头。她多么想事情不是这样的。

安依不顾一切地反驳。“你一定要记住，你爸爸死后不久，如果不是里查威向我求婚，我们可能和你姑姑沙妮娜一样贫穷。不会有一个出身名门、富有殷实家庭的男人向我求爱，因为我出身卑贱。”

艾丽用鼻子轻轻地哼了一声，用明显嘲弄的语气说：“所以你和—个声名狼藉的男人结婚，只因为他很有钱。”

“艾丽，请你……”安依喉咙哽咽了，眼睛一阵发酸，泪水再也忍不住地向外涌。“我没有别的选择。我不得不考虑你，我不想让你和我一样在贫穷生活中成长。我那时也很漂亮，这是里查威娶我的原因。我答应了他的求婚。现在，你看我拥有的……”安依说着，抬起胳膊指着周围华丽的摆设。“他不像你说的那样坏，艾丽，”她急促地说，“只是在他酗酒时，才是一个粗暴的魔鬼。”

“在我看来，他始终是个魔鬼。”

安依不想再提及这些令人难受的事实，只得继续乞求女儿，“我只请求你竭力和他相处，也许今晚我们能找到一个令你满意的男人，然后赶快结婚，离开这个家。”

“但我不想为你随随便便地找一个。今晚你将在弗吉尼亚州最杰出的单身汉前面露面。我想你不必为我们未被邀请而担忧。我们行为举止要做得自然，就像我们被邀请一样。因为，我们应该享有这份尊贵，没有人会说什。在这种不一般的场合下，也没人敢随便大声说话。那么现在……”安依强作笑脸起身，“你去洗个澡，然后，让莱蒂帮你穿夜礼服，我在客厅等你。”

午夜玫瑰

更衣室里只剩下艾丽一人，她看到穿衣镜里她那忿懑、抗争的神情，似乎感觉很正常，她不想把自己装扮起来，在那些花花公子面前拍卖。她绝不会只为金钱和社会地位而结婚。在亚特兰大上学时，她学习就很刻苦，她总认为自己拥有高人一筹的才智。她追求的东西很多，而决不是像其他女人那样屈从她不爱的男人，和他结婚，帮他生孩子，整天织布，做针线活来打发那毫无激情的时间。为什么她不能找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其实，有许多事可做。为什么她要依附那些不成文的世俗，说什么女人必须依靠一个能照料她的男人。好像她是一个必须依赖别人才能生存的傻子？如果她想找个丈夫，不必担心找不到；她从不为她长相担心，她身高高达1.75米，这副身材与那些小巧一点的女孩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去参加玫瑰舞会，绝不想去迎合或勾引任何男人。

带着这个坚定的信念，艾丽洗完澡，梳理好发髻，像往常一样，用那种奇怪的液体擦完皮肤后，莱蒂帮她穿上夜礼服。莱蒂惊奇地发现艾丽的腰肢是那么纤细、可胸部又是那么丰满，实在是太迷人了！

“你不必束腹，也不必穿那种环状断面的紧身胸衣。我说你拥有一副女人为之渴望，男人为之动情的身材。”莱蒂说着唇边露出夸张的微笑。这才像过去的莱蒂，艾丽想。

艾丽转身到镜前。那件罩在她夜礼服外面的宽松坎肩上缀满了精致昂贵的珍珠，白的、淡蓝的色彩使坎肩显得那么柔软。从她那似瀑布飞下的秀发到纤纤细腰，从她粉红色的面颊到深红色玫瑰花图案的礼服，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迷人。她的礼服袖口高高耸起的柔软薄绸上也相间着珍珠宝石，显得那么华贵。

如果是在其他的场合，艾丽会为这优美的服饰、雅致的装扮激动不已。然而，今天她要穿这身衣服去参加玫瑰舞会，她感到这是对女人最大不敬。“你知道吗，莱蒂？”艾丽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恼怒地说，“今晚的舞会对我们女人来说，与奴隶示众拍卖唯一的区别就是更伪善些。”

这时，莱蒂慌忙地退出了房间，她不想触及这些易带来麻烦的话题。

当艾丽走进客厅，她的母亲惊讶地叫喊道：“我的上帝，孩子，你太漂亮了！”她说着连忙放下手中的葡萄酒，快步穿过客厅，温柔地拥抱着女儿，眼睛里闪着惊喜的光芒。“我为你感到骄傲。”

里查威·泰米妮的眼睛已完全被他的养女吸引住了，他不敢呆下去了，以免被她即刻唤起的性欲压倒。他举起手中的酒杯，祝酒词般地赞美道：“你是我曾看到的弗吉尼亚州最迷人的姑娘。”

艾丽故意装着没听到她继父的赞誉，但艾丽能感觉到从客厅那面传来的里查威色迷迷的眼神，她不知道为什么她母亲竟然没感觉到。谢天谢地，她没发觉，艾丽想。这个男人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恶棍。她简直不堪忍受与他站在同一个房间里。

“我想最好我们现在就走，”艾丽谢绝了男管家鲁斯科递过来的饮料，拍腿就走。里查威粗着嗓子，沙哑地说：“你该喝点葡萄酒。这是你步入上流社会必须学会的一个重要手段。”他不想艾丽立刻离开，他想尽可能长地享用她那动人心魂而又唤人性欲的姿色。

艾丽骄傲地扬起下巴转身向门口走去。“我不想迟到，我在马车里等你们。”

艾丽匆匆地跑了出去，又很快返回，还在发麻地转向里查威，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知道你想和我们多呆一会。可我不清楚这些日子她怎么了。”

“你的姑姑宠坏了她，使她变得有点刁蛮。她需要尝尝鞭打的滋味，她就会像奴隶那样认清自己的身份。”里查威愤怒得一仰脖子灌下杯中所有的葡萄酒。

安依用讨好的语气说：“对不起，里查威。我会告诉她，让她知道她曾伤害了你的感情。”说着便匆忙跑出房间，去追艾丽。她害怕里查威会勃然大怒，然后，不让她们去参加玫瑰舞会。